

1927年，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无比悲壮和惨痛的一年。一位23岁的共产党员奉命回到阔别6年的祖国，参加国内的革命活动。回国后不久，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六七月间他即从西安到达武汉，党组织安排他在党中央机关当秘书。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他的名字由邓希贤改为如今海内外广为知晓的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名字——邓小平。

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在九江一带的工人中进行南昌起义的发动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临时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赶回武汉参加计划于8月上旬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

一个腥风血雨的日子。在汉口旧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苏兆征与邓小平会面，两双稳健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和陆续前来参加会议的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毛泽东等聚会在一起。

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这次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掀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斗争的新一页。会上，苏兆征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管工委工作。42岁的苏兆征，是广东香山淇澳岛（今属珠海）人，早在1908年加入同盟会。1922年1月参与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春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当选为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领导省港大罢工，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广东区委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成员。1926年5月1日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1927年4月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全国工人拥戴的一位领袖。

作为党中央秘书的邓小平，与苏兆征一起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列席了会议。他对苏兆征——这位面容清瘦、目光深邃、操着浓重广东口音的中年汉子的名字早就十分熟悉，但真正认识并在一起工作，这还是第一次。其间，苏兆征对会议准备工作所提意见的周密，对起草文件所用文字的简洁，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所作的精辟的批判，都给邓小平留下深刻的印象。

就这样，他们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初识，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留下了日后一段悲怆、感人的佳话——

“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为了安全和保密的需要，他常身着长袍，头戴礼帽，以老板的身份穿行于中央机关各秘密活动点，协助中央领导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时，党中央特意从广东将苏兆征的妻子、儿女接到上海，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租了一间房屋居住。当时，党中央机关为安全起见时常变换开会地点，苏兆征的家也时常为中央领导干部碰头的地方。邓小平亦时常与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邓颖超来到这里，装成打麻将的样子商谈工作。每

邓小平与苏兆征的 战友情

罗祖宁

在这个时候，苏兆征的妻子便拉着孩子在门口望风放哨。

1929年春节过后不几日，长期抱病工作的苏兆征住进了医院。为了不给组织增加负担，和保密的需要，他没让家人告诉中央机关。直至2月25日，在党中央机关搞具体工作的龚饮冰去苏兆征家中探望时，才从房东口中得知这一消息，并报告了党中央。当日下午，邓小平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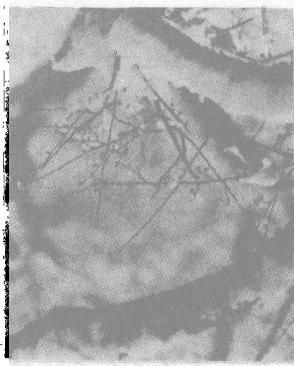
与周恩来、李立三、邓颖超赶到医院。这时，苏兆征已处于弥留之际。看见邓小平同志来了，苏兆征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着话。邓颖超见状忙拿出一块纸片记下了他的遗嘱：“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大家同心合力起来！一致合作，达到我们的最后成功！夫人与小孩子去莫（斯科），与团体商量。”周恩来对所记遗嘱还特别作了题注，加了按语。事后，由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李强将他掩埋在上海江湾公墓，并用“姚维常”的假名作了登记。

话分两头。1930年1月，邓小平的前妻张锡媛（北京良乡人，邓小平莫斯科大学同学，1928年春结婚）不幸逝世。而当时前方军情如火，邓小平无法在上海多停留，只能强忍失去爱妻的悲痛急去广西。又是由李强承中央军委之命，负责安葬了张锡媛，也是葬在江湾公墓。

转眼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邓小平一进城即和夫人卓琳一起去查找张锡媛等烈士的墓地。连年战乱，抗战时日本人在公墓那里动土修过机场，凄凄荒草处，亲人、战友的墓地一时无法查找。后来，通过李强的帮助，邓小平和卓琳总算找到了张锡媛的墓地，还惊喜地找到苏兆征的墓。他们庄重地把张锡媛、苏兆征的遗骸取出，分别装在两个小棺木里，并将这两个小棺木放在自己在上海的住房里（当年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不久，邓小平进军大西

南。后来的事情，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事情也是很怪，苏兆征、张锡媛……的遗骨，最后于1969年被葬在上海烈士陵园。”

“怪”在哪里？怪



苏兆征故乡广东珠海市新貌

在1969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最汹涌澎湃的时候，邓小平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已经打倒，毛毛写道：“我想，当时建立上海烈士陵园的人，一定不知道张锡媛是谁。看到她和苏兆征的棺木在一起，就一起安葬了。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张锡媛是邓小平的妻子，那非但不会将她安葬，而且还不知要怀着多大的阶级仇恨来处置张锡媛的遗骸以示对邓小平的彻底批判呢。”

深厚的革命情谊，把亲人、战友永远地紧紧维系在一起，无论生死亦互相关照。毛毛感慨地写道：“也可能，在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力量，在那一片疯狂与混乱之中，就这么把张锡媛的遗骨保护了下来。”同时，也把苏兆征的遗骨保护了下来。

如今，张锡媛、苏兆征与顾正红等革命烈士一起魂安魄定地静卧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原上海烈士陵园）的青松翠柏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苏兆征的家乡珠海揭开了历史崭新一页。1984年，邓小平视察珠海时挥笔题辞：“珠海经济特区好”；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视察珠海时，对陪同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说：“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苏兆征等革命者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要使祖国富强，家乡人民过上美好日子的愿望，正在不断得到实现。对此，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感慨万千地说：“父亲如果泉下有知，必定感到安慰！”